

再论安全化:理论困境与对外政策话语分析的新探索*

岳圣淞

[内容摘要] 随着安全化理论影响力与应用范围的扩大,其局限性愈发突显,主要表现为对安全化动因和影响方式认知不足、对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关系解释不清,以及对安全政策动态演化逻辑解释不强三个方面。本文在梳理既往研究基础上,结合话语制度主义和政治修辞理论重新审视安全化理论在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实践机制后发现,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是对外政策实践中具有关联但又各自独立运作的建构进程,二者在政策过程中的触发、延续、终止甚至交叉实践都始终服务于决策者在特定认知情境下的主观决策行为。对安全化理论的再探讨不仅有助于弥补既往安全化理论的认识缺陷,更可为优化中国总体安全治理方略提供理论支撑,为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安全化理论 去安全化 政治修辞 对外政策分析

[作者简介] 岳圣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有关安全本质的争论从未停息。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反思对安全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安全突破了以往军事意义的界限。20世纪90年代即有学者指出,安全概念必须包括可能影响全人类生存和福祉的所有重大威胁,而不仅是军事威胁;^①对安全态势的评估应推动“客观

*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政治修辞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1993~2018)”(项目编号:20FYB028)的阶段性成果。

①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7, No. 4, 1952, p. 485.

安全”与“主观安全”的融合。^① 在后冷战时代,世界面临更为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学界也逐渐意识到在国际关系乃至更广阔的全球层面探讨共同、综合和普惠的安全利益与责任分配的必要性。^②

进入21世纪,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对国家发展模式、国家间交往手段和国际关系演化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令国际安全问题的成因更复杂、形态更多元且影响更广泛。^③ 在此背景下,曾经因军事对抗而被忽视的问题相继被纳入国际安全议程,如政治、经济、环境和能源等议题都在特定时期和情形中被作为安全指涉,成为理解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场景中行为动机的重要变量。^④ 然而,国际安全理论的发展却并未随安全研究议程的扩展和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整体革新而与时俱进。在以建构主义兴起为标志的第三次国际关系范式革命中,观念、身份、语言和规范等非物质因素得到重视,^⑤具有鲜明社会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特质的后实证主义对以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为基础的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视角形成强烈冲击。^⑥ 在安全领域,传统安全研究范式在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弊端突显,无法对其成因和演进机制作出充分解释,甚至对后实证主义流派就既往传统安全研究发起的理论批判也无力回击。^⑦ 安全理论的深化扩展,特别是与新范式间的对接与融合势在

① David Chandler, "The 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 and the Rise of 'Anti-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0, No. 4, 2007, pp. 362 ~ 386.

②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and Sean M. Lynn-Jones, eds., *New Global Dangers: Changing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 pp. 23 ~ 49.

③ Johan Eriksson and Giampiero Giacomell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relevant The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7, No. 3, 2016, pp. 221 ~ 244.

④ Tara McCormack, "The British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ecurity after Represent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3, 2015, p. 495.

⑤ Edward Newman,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2, No. 3, 2001, p. 239.

⑥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ecurity Dialogue*, Vol. 46, No. 2, 2015, pp. 126 ~ 127.

⑦ 笔者梳理既往研究成果发现,后实证主义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即是对传统安全研究的批判与反思,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向:从认识论层面对其二元对立视角的批判、从方法论层面对其理性主义研究路径的批判,以及实证研究(如武器扩散、军事干预和联盟行为等传统安全问题)的批判。代表性研究参见 Holger Stritzel, "Towards a Theory of Securitization: Copenhagen and Beyon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3, 2016, pp. 357 ~ 383; Olav F. Knudsen, "Post-Copenhagen Security Studies: Desecuritizing Securitiza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32, No. 3, 2001, pp. 355 ~ 368; Nikola Hynek, "Cri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5, No. 1, 2008, p. 122; Luis Lobo-Guerrero, "Critical Approaches to Security in Europe: A Networked Manifesto," *Security Dialogue*, Vol. 37, No. 4, 2006, pp. 443 ~ 487.

必行。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的欧洲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率先开启了安全理论的革新进程,安全化理论应运而生。^①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和皮埃尔·利梅特等学者通过借鉴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并结合社会学视角对现实安全问题展开反思后提出,安全是行为体基于对威胁的主观认知和判断而产生的一种政治选择与社会建构,而威胁则是一种体现主体间性的社会认同建构。^② 因此,对威胁的感知与安全形势的界定便不应被认为是先验、客观和甚至是单纯物质实在的,而是主体间基于差异化认知形成的相对“存在性”的观念产品。连娜·汉森指出,“安全”本身无法用客观术语来界定,传统概念中的“客观安全”或“主观安全”皆为误导。特殊的“威胁”之所以能够演化为政治议程上的安全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特定行为体的持续推动和行为体之间观念共识的达成。“当所谓的威胁被重要行为体接受时,威胁就是存在性的,而并非因为他们具有天生的威胁性。”^③ 基于此,哥本哈根学派借助语言建构主义“言语—行为”的分析框架将现实中的安全实践描述为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认为特定问题被人为贴上威胁的标签、通过言辞以一种威胁的形式被提出的过程就是安全化过程。^④ 通过安全言语的表达,“以国家为代表的安全行为体就可以在特定领域推动特殊的政治进程,并声称拥有特殊的权力,从而可以动用一切

①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学界兴起的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热潮几乎在欧洲和美国同时出现,因而形成了两种相近但有区别的分支。欧洲分支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其研究特色在于安全化理论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而美国分支以“社会制度主义安全研究”为代表,因在国际安全领域开创了“安全文化”和“安全共同体”理论而闻名。总体上,两大分支均以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相关理论为参照,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一定共性,但二者的分析层次、研究议程和概念体系又具有一定差别。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美欧之争”的特点。学界普遍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对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借鉴更为深入,而美国分支的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受到科学行为主义的影响。有关西方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及不同流派的异同对比,参见李格琴:《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欧洲学派与美国学派比较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34~41页。

② Robert C. Gray,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5, 2011, p. 753.

③ Lene Hansen, “A Case for Seduction? Evaluating the Poststructuralist Conceptualization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2, No. 4, 1997, pp. 369 ~ 397.

④ Mark Lacy and Daniel Prince, “Securitization and the Global Politics of Cybersecurity,” *Global Discourse*, Vol. 8, No. 1, 2018, pp. 100 ~ 115.

可能的手段遏制威胁产生。”^①通过凸显安全的主体间性,安全化理论超越了传统上对安全的主客体二分,而对社会认同要素的研究则进一步明确了安全议题形成的选择性与建构性特征。^②在确立“认同安全”与“话语安全”为安全核心议题的基础上,安全化理论打破了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间的议程界限,令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经由安全化路径进入分析范畴,拓展了研究议程,提升了安全理论对现实安全问题的解释力。^③

对外政策分析是安全化理论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通过引入“言语—行为”的分析工具,安全化理论得以将对决策者主观认知的探讨转化为对相应政策文本的分析,在提升可操作性的同时,也令政策分析真正回归了话语本质。^④尽管如此,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安全化理论在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局限性也随之显现,主要表现为对安全化动因及影响方式认知不足,对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关系界定不清、以及对安全化动态演化逻辑解释力不强几个方面。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梳理既往研究基础上,结合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和政治修辞理论(political rhetoric)对安全化理论在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实践机制展开重新审视后发现,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是对外政策实践中有一定关联但又有各自独立运作逻辑的政策建构进程,二者在特定政策过程中的触发、延续、终止甚至交叉实践都始终服务于决策者在特定认知情境下的主观决策行为。通过情境建构、利益动员、责任推定和行动规划等话语战略步骤的渐次推行,决策者得以在主导安全议程设置的基础上实现对特定对象身份的安全化,为相应政策提供合法性支撑。^⑤不仅如此,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还是决策者实现政策维护或调整的重

①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Beyo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ecurity Dialogue*, Vol. 41, No. 6, 2010, pp. 659 ~ 667.

② 余潇枫、谢贵平:《“选择性”再建构:安全化理论的新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106~107页。

③ Rita Taureck, “Securitization Theory and Securitiz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9, No. 1, 2006, pp. 55 ~ 60.

④ Lucas G. Freire, “Security Studies: Towards a Reformational Approach,” *Philosophia Reformata*, Vol. 81, No. 1, 2016, pp. 1 ~ 10.

⑤ Christopher S. Browning and Peritti Joenniemi, “Ontological Security, Self-articulation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Identi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52, No. 1, 2017, pp. 31 ~ 47.

要战略工具。当政策推行过程中出现身份危机、政策话语面临被解构风险,或决策者主观决意调转政策方向时,通过对上述话语建构过程中特定环节的调整实现安全化进程的延续,强化或减弱安全化程度,或启动去安全化进程,决策者得以最大限度地掌握政策灵活性和主动权。^①

二、安全化理论视域下的对外政策分析:既往研究及其不足

得益于独特的学理基础和分析方法,安全化理论的运用推动了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的方法论革新,令研究者从决策视角出发探寻安全议题在对外政策过程中的成因与演化机制成为可能,为分析决策者主观因素对政策的影响和判定政策未来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②但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安全化理论仍存在诸多不足。如迈克尔·威廉姆斯所说,“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安全研究视角像安全化理论那样囊括军事、环境、性别、移民和沟通理论领域的分析,同时又在理论结构与经验运用中引发如此大规模的聚集式争议。”^③在对外政策领域,安全化理论目前面临的核心争议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对安全化动因和影响方式认知不足

迄今为止,安全化理论仅提供了针对现实政治中安全过程较为笼统的解释框架,且为了理论框架的简约、凸显行为体主观因素对安全化进程的的决定性影响而只聚焦对行为体生存性威胁的认同与建构。不仅如此,安全化理论选择将主体间认同作为评估安全价值与风险的核心变量,以话语分析的方式对行为体的安全行为进行全面的文本化解读。为体现其分析方法的独特性,安全化理论刻意排斥了现实安全问题中的物质因素,或直接对其进行“非物化”和“主观化”处理,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认为物质因素在特定安全情境下的存在合法性须经

^① Saloni Kapur and Simon Mabon, “The Copenhagen School Goes Global: Securitization in the Non-West,” *Global Discourse*, Vol. 8, No. 1, 2018, pp. 1 ~ 4.

^② Andreea Duta,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Nuclear Balance during the Cold War,” *Research and Science Today*, Vol. 2, No. 6, 2013, p. 51.

^③ Michael C. Williams, “The Continuing Evolution of Securitization Theory,” in Thierry Balzacq, ed., *Securitization Theory: How Security Problem Emerge and Dissolve*,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19 ~ 28.

过行为体的“主观认定”,其发挥影响的可能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在安全叙事中如何赋予其相应的意义。^① 如对“国家间威慑”这一传统安全的经典问题进行解读时,安全化理论认为军备力量、地缘优势和物资保障能力等物质资源本身并不是威慑战略的核心,相比之下,行为体选择如何对这些物质资源进行分配的“话语姿态”、如何将物质资源的使用意愿与其所面临的紧迫威胁之间进行话语链接,以及如何将威胁指涉纳入到安全语境中的安全化叙事才决定了威慑能否成功实现。^②

安全化理论对安全行为起源的认知局限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理性主义和部分后实证主义学者都对此提出了质疑。蒂埃里·巴尔扎克曾指出,对观念因素的重视与对客观因素的认同并不矛盾,“问题在于如何基于对大量实践的考察形成一套观测行为体在启动安全化进程前框定和吸收各种因素的基本标准,而不是简单地忽略这些因素”。^③ 克劳迪娅·奥尔杜认为,安全化理论近年来的发展已逐渐背离其理论的初衷,对“主观安全化”和“安全文本化”的过分强调并未能提升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反而造成了安全观念的泛化。“对于未能充分解释的现象,安全化理论只能借助反向推演来修正之前的论述,将一切与实证不符的结果归因于行为体主观选择的结果。”^④

在对外政策实践中,尽管决策者的主观因素居于主导,但国际国内层面诸多因素对政策走向的阶段性影响亦不容忽视。在经典决策理论看来,每一个决策过程都有其独特的认知和行为逻辑,决策的最终形成是复杂因素交织下多层博弈的结果,不仅涉及行为体间的利益争夺,也包含主客体间的互动。^⑤ 甚至在极

①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cations, 1998, p. 3.

② 有关安全化理论对国家间威慑的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参见 Amir Lupovici, “Towards a Securitization Theory of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3, No. 1, 2019, pp. 177 ~ 186; Juha A. Vuori, “Deterring Things with Words: Deterrence as a Speech Act,” *New Perspectives*, Vol. 24, No. 2, 2016, pp. 23 ~ 50; John Morrissey, “Securitizing Instability: The US Military and Full Spectrum Operations,”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Vol. 33, No. 4, 2015, pp. 609 ~ 625.

③ Thierry Balzacq, Sarah Léonard and Jan Ruzicka, “‘Securitization’ Revisited: Theory and Cas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0, No. 4, 2016, pp. 494 ~ 531.

④ Claudia Aradau, “From Securitization Theory to Critical Approaches to Secu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 No. 3, 2018, pp. 300 ~ 305.

⑤ Juliet Kaarbo, “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 on the Domestic Politics Turn in IR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2, 2015, pp. 189 ~ 193.

端情况下,决策者的主导地位也会遭遇挑战。如在危机场景中,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约束会令决策者的认知局限迅速放大,从而影响其行为理性,而客观因素很可能由此成为决定政策走向的关键。^①此外,相较于国内政策主要以常规决策场景为前提、以决策者稳定可预期的认知偏好为假定,对外政策的决策环境更加复杂、牵涉行为主体更多,且政策时效性更强。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对外政策同国内政策体系的对接,更要考虑其可能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是否同国家整体对外战略形成协同,以及是否符合国家的国际定位和对外战略利益等。^②基于此,在对外政策中如何通过合理运用安全化手段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和实现对外战略利益最大化,对决策者的决策水平形成重大考验。^③而决策者究竟是基于何种考量决定开启安全化进程,不同因素又是如何经由决策者的选择而对安全化走向产生影响?安全化理论并未对此作出有效回应。随着现实中诸如“客观安全化”、“安全化失控”或“再安全化”等新现象和新问题不断出现,安全化理论的解释力正面临严峻挑战。^④

① Michael Oppenheimer, *Pivotal Countries, Alternate Futures: Scenario Planning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2 ~ 28.

② Kasey Barr and Alex Mintz,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 on Group Decision-making Dynamics in Foreign Policy,”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 46, No. 4, 2018, pp. 69 ~ 78.

③ Thierry Balzacq, “The ‘Essence’ of Securitization: Theory, Ideal Type, and a Sociological Science of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9, No. 1, 2015, pp. 103 ~ 113.

④ “客观安全化”、“安全化失控”和“再安全化”是近年来西方学界在安全化研究领域提出的新概念。“客观安全化”(objective securitization)同“主观安全化”(subjective securitization)相对应,是指在现实政策实践中由客观因素主导、未经决策者主观推动而产生的自发安全化的现象,如部分欧洲学者在研究欧盟安全政策演进时发现,诸如环境安全、人口安全和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并未经过决策者的主观推动,也未引发政策讨论,而是一经提出便自动进入了政策议程,参见 Rita Floyd, “Collective Securitization in the EU: Normative Dimens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42, No. 2, 2019, pp. 391 ~ 412; Andrew Judge and Tomas Maltby, “European Energy Union? Caught between Securitization and ‘Riskif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 No. 2, 2017, pp. 179 ~ 202。“安全化失控”(uncontrolled securitization)与“再安全化”(resecuritization)则强调客观因素对安全化进程和走向的影响。“安全化失控”是指由行为体主观推动的安全化过程在演进中出现了违背主观意愿的发展趋势;“再安全化”则是指一个被认为已经终止的安全化进程在受到特定因素的触发后又自动重启的现象。这一问题的代表性研究参见 Giacomo Orsini, “Securitization as a Source of Insecurity: A Ground-level Look at the Functioning of Europe’s External Border in Lampedusa,”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6, No. 1, 2016, pp. 135 ~ 147; Phillippe Bourbeau,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Logics of the Securitization Proces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1, 2014, pp. 187 ~ 206; Matt McDonald, “Deliberation and Resecuritization: Australia, Asylum-seekers and the Normative Limits of the Copenhagen School,”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6, No. 2, 2011, pp. 281 ~ 295.

(二)对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关系的界定不清

尽管安全化理论始终宣称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同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关研究者对前者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后者。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被定义为“把问题由紧急事件模式转变到政治领域的一般性商谈过程”。^①从定义便可看出,安全化理论对去安全化的基本认知即将其视为安全问题的被动“降级”,仅作为安全化的逆向或衍生政策产品。^②尽管奥利·维夫也曾强调应加强对去安全化的研究,主张对安全化的演进过程进行双向的全面考察,但其始终坚持认为在同一政策过程中二者存在鲜明的次序关联甚至因果逻辑。“安全研究不仅应着眼于安全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更应思考能否让被安全化的问题去安全化”,^③因为“只有去安全化的完成才是成功安全化的终点”。^④基于此,安全化理论否认去安全化在现实政策实践中存在主动触发的可能,更不认为其可以脱离于安全化进程而独立存在。然而随着实证分析的不断深入,学界基于对现实中频频出现的去安全化现象的考察对此提出了质疑。鉴于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同为受决策者主导的主观政策建构进程,那么在面对特定的安全问题时,如何确定决策者首先选择启动安全化还是去安全化进程的行为依据?既然二者关系被认为是互逆的,那么安全化的逻辑则应同样适用于去安全化,甚至去安全化独立运作的情形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现实安全实践中并不乏此类案例。^⑤

上述质疑引发了安全化理论界的关注,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对去安全化现象

①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Macrosecritisation and Security Constellations: Reconsidering Scale in Securitisation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2, 2009, pp. 253 ~ 276.

② 李开盛:《“去安全化”理论的逻辑与路径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第57页。

③ Ole Wæver,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Security: Solving the Sovereignty Puzzle in E. U.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8, No. 2, 1995, p. 389.

④ Ole Wæver, “The Theory Act: Responsibility and Exactitude as Seen from Securitiz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9, No. 1, 2015, pp. 121 ~ 127.

⑤ 有关案例可参考欧洲学界近年来对欧盟和欧洲国家应对难民危机的相关研究。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 Stephan Scheel, “Reconfiguring Desecuritization: Contesting Expert Knowledge in the Securitization of Migration,” *Geopolitics*, Vol. 3, No. 1, 2020, pp. 1 ~ 27; Paul Roe, “Securitization and Minority Rights: Conditions of Desecuritiza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35, No. 3, 2004, pp. 279 ~ 294; Georgios Karyotis and Stratos Patrikios, “Religion, Securitization and Anti-immigration Attitudes: The Case of Gree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1, 2010, pp. 43 ~ 57; Michael Collyer, “Migrants, Migration and the Security Paradigm: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1, No. 2, 2006, pp. 255 ~ 270。

提出区别于甚至完全独立于安全化进程的学理解释,并总结了去安全化进程独立运作的条件和情形。休伯特·齐默尔曼从组织行为学和认知心理学视角出发,结合对军事干预政策的研究指出,去安全化进程是决策者结合自身经历和对可调动资源水平的理性评估而做出的政策选择。相较于安全化进程,去安全化在政策逻辑上并无独特之处,但由于政策过程涉及多方利益行为体,决策者需要展开系统性说服以获得行为体对安全政策的支持与授权。鉴于社会化环境中的行为体普遍存在“群体紧迫情绪趋向”,特定群体的紧张情绪往往更容易被调动,而说服其降低对某一问题的心理预期和威胁感知则需花费更大的精力和采取更复杂的策略。因此,决策者通常需要采取和安全化相比更多的政策资源才能最终实现去安全化。^① 菲利普·布尔博与沃丽·尤哈注意到了“安全议题前的动态性”,并通过将“安全”、“弹性”(resilience)和“去安全化”概念进行整合指出,安全化本身的“弹性”(Resilient)会对“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产生不同作用,任何被“安全化”的对象都有可能出现反弹,进而触发“去安全化”进程。此外,还有一些议题在成为安全化目标之前就已经出现“去安全化”倾向,更可能跳过“安全化”步骤而直接启动“去安全化”进程。^② 实证研究方面,瑞塔·弗洛伊德以“环境安全”为例研究了施动者如何通过安全化将环境问题建构为国家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并通过“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复杂运用实现对环境政策的不断调整。^③ 克莱斯汀·罗斯诺—威廉姆斯通过对欧洲国家为应对伊斯兰难民问题而采取的政策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对安全对象的身份调节是“安全化”与“去安全

① Hubert Zimmermann, “Exporting Security: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of Foreign Military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 11, No. 2, 2017, pp. 225 ~ 244.

② Philippe Bourbeau and Juha A. Vuori, “Security, Resilience and Desecuritization: Multidirectional Moves and Dynamics,” *Critical Studies on Security*, Vol. 3, No. 3, 2015, pp. 253 ~ 268.

③ 针对“环境安全”展开的安全化研究成果,参见 Rita Floyd,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Securitization Theory and U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Rita Floyd and Stuart Croft, “Europea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Geopolitics,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2, 2011, pp. 152 ~ 179; Rita Floyd, “Global Climate Security Governance: A Case of Institutional and Ideational Fragmentation,”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Vol. 15, No. 2, 2015, pp. 119 ~ 146.

化”相互转换的重要中介。^① 安德利斯·贝恩克基于对欧盟集体安全政策的考察发现,成功的安全化是以受众而非施动者为中心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实施不仅是施动者主观推动的结果,更取决于安全语境、安全行为与受众安全预期期间的適切性和匹配度。^②

近年来,部分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安全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并对“去安全化”的机制建构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余潇枫和张伟鹏通过将后实证主义的语言学分析视角引入安全化理论,将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核心因素作为建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的基础,并应用于外交实践中“去安全化”的分析。^③ 李开盛则指出,安全化进程中施动者和受众间的沟通方式对“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转换产生了重要影响,施动者和受众间的“沟通理性”决定了安全化进程的发展方向。当施动者追求权力和利益的冲动,以及受众对自身利益和安全威胁的认知均处于合理区间时,将启动“去安全化”模式解决安全问题,反之将启动“安全化”模式。^④ 不可否认,上述研究为完善安全化理论框架和提升学界对去安全化的学理认知发挥了积极作用。

尽管如此,由于安全化理论始终在界定去安全化适用范围的问题上含混不清,也不清楚安全和常态政治领域的边界,导致学界无法就何时需要去安全化、去安全化的合法性依据和去安全化程度与其效用间的关系等问题形成一致。^⑤ 事实上,现实对外政策中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实践形态和样式早已超越了安全化理论的预期,这一方面是决策者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调整政策趋向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对外政策本身的动态性

① Kerstin Rosenow-Williams, “Lobbying for Civil and Religious Rights of Immigrants and Muslims: Desecuritization Strategies of Islamic Umbrella Organizations in German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Vol. 15, No. 3, 2014, pp. 411 ~ 430.

② Andreas Behnke, “No Way Out: Desecuritization, Emancipation and the Eternal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9, No. 1, 2006, pp. 62 ~ 69.

③ 余潇枫、张伟鹏:《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9~30页。

④ 李开盛:《“去安全化”理论的逻辑与路径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第55~62页。

⑤ Olav F. Knudsen, “Post-Copenhagen Security Studies: Desecuritizing Securitiza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32, No. 3, 2001, p. 355.

在政策实践中的客观反映。以政策中的身份建构为例,一国对他国展开的身份建构具有动态和多维度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对特定对象身份的描述不能也无法以简单的“敌—友”标准进行界定。^① 不仅如此,决策者认知与客观环境诸多因素的持续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政策走向,而对政策对象身份的界定也必然随之改变。^② 在此期间,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交替、交叉甚至并行成为决策者获得政策调整自主性和机动性的关键手段。

(三)对安全政策动态演化逻辑解释力不强

长期以来,安全化理论在政策分析中呈现出一种“结果导向”,即倾向于更多关注安全化动机及其最终影响,很大程度上简化甚至刻意忽视安全化过程中行为主体间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互动。^③ 为寻求在安全动机与安全行为间建立更直接的因果关联,安全化理论不断尝试对现实的安全情景进行剪辑和拼接,力图以此方式持续强化安全行为的主体间逻辑。这一做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安全化理论中过程性视角的缺位和对安全化驱动力解释不足的问题。对此,罗纳德·埃莫森认为,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片面理解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④ 他指出,哥本哈根学派一方面将安全化的本质概括为一种“无时间性类型化过程”的“以言行事”行为,另一方面却不断强调安全化过程的特殊性,拒绝将言语行为理论以“施动者—对象—受众”三方为基础的话语交互传导模型应用于安全化场景,认为此举将严重削弱安全化施动者的主观能动性。^⑤ 事实上,成功的言语行为取决于施动者与被建构对象和受众能否通过话语建立起针对特定问题的共

① Christopher S. Browning and Pertti Joenniemi, “Ontological Security, Self-articulation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Identi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52, No. 1, 2017, pp. 33 ~ 39.

② Thierry Balzacq, “The Policy Tools of Securitization: Information Exchange, EU Foreign and Interior Polici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6, No. 1, 2008, pp. 75 ~ 100.

③ Michael J. Butler and Zena Wolf, “Introduction: Revisiting Securitization: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Security Studies,” in Michael J. Butler, ed., *Securitization Revisited: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s and Insights*,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1 ~ 23.

④ Ronald G. Emerson, “Towards a Process-oriented Account of the Securitization Trinity: The Speech Act, the Securitiser and the Aud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22, No. 3, 2019, pp. 515 ~ 531.

⑤ Ronald G. Emerson, “Who is the Citizen in Citizen Security?”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55, No. 3, 2020, pp. 529 ~ 543.

识,安全化过程亦不例外。^①这一方面依赖于施动者能否建立起一定的“话语权威”以增强其话语的可信度,同时通过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论据以获取受众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被建构对象和受众在言语行为中也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境地,而是具有主观能动的行为体。面对施动者建构的安全话语,被建构对象如何反应、受众选择以何种方式解读也将对安全言语行为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②

部分学者还从规范建构的视角对安全政策过程进行重构,试图弥补安全化理论动态机制的缺失。如连娜·汉森就曾指出,政策中的安全化行为着眼于将特定的安全措施制度化,其本质是一种规范建构。^③安全化一经启动即会产生相应的规范效应并形成推动政策发展的“内聚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施动者的主观意志并不总是安全化的核心驱动,而试图干预已经启动的安全化进程往往比推动新的安全化进程更加困难。此外,与其他领域的规范建构类似,安全政策的推进同样遵循特定的演化逻辑,甚至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如未能对安全化过程提供持续的动力,被安全化的对象有可能面临被解构的风险,而相应的安全政策也将因合法性基础的流失而逐渐走向衰亡。^④因此,研究者对安全政策过程的动态性认知十分关键,应以一种“进化”而非静态的视角看待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进程,否则就无法有效评估其程度、效用及影响。在安全化理论机制的建构中,应重点关注施动者与受众围绕安全议题展开的话语互动,特别是对施动者如何将自身的安全利益与潜在的安全相链接,进而构建“他者”如何威胁“自我”的安全化叙述逻辑,如何通过操纵话语以引发受众共鸣以争取其对安全化进程的支持,如何通过持续的话语资源投入以维护安全化的合法性主导地位,以及如何在出现竞争性话语时采取相应的话语策略防止安全化话语被

① Jef Huysmans, “What’s in an Act? On Security Speech Acts and Little Security Nothings,” *Security Dialogue*, Vol. 42, No. 4/5, 2011, pp. 371 ~ 372.

② József Andor, “Reflections on Speech Act Theory: An Interview with John R. Searl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ragmatics*, Vol. 3, No. 1, 2011, pp. 113 ~ 114.

③ Lene Hansen, “Reconstructing Desecuritization: The Normative-political in the Copenhagen School and Directions for How to Apply I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3, 2012, pp. 525 ~ 546

④ Lene Hansen, “From Camps to Conversations in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2008, pp. 652 ~ 654.

解构和安全化进程被逆转等问题。^①

对安全政策动态性和过程性的认知不足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安全化理论自身的流派分野。^② 随着现实安全政策中“安全化不足”、“安全化过度”和“超安全化”等现象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安全化实例已无法用单纯的“语言建构安全”观点进行解释。许多问题被纳入安全议程的过程虽然具有明显的安全化特质,但却并未经过特殊的语言建构阶段,一些群体和事物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被建构为安全威胁。在此背景下,学界愈发认识到从认识论层面推动安全化理论革新的必要性。^③ 部分学者开始提出构建与“哲学安全化”相对的“社会学安全化”分析模式,主张摆脱文本主义束缚,重拾社会学基本路径,从安全实践的社会环境入手探寻安全化的内在动力。^④ 以“巴黎学派”为代表的新一代欧洲批判安全学者受布迪厄实践理论中“场域”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安全场域”概念,^⑤认为施动者主观因素对安全化过程的影响是通过安全场域进行间接传递的。安全问题的产生是社会各种“不安管理”(unease management)行业参与者日常实践的结果。安全化得以实践的空间即为“安全场域”。“不安”管理专家从自身“惯习”和在场域中的位置出发,在场域规则的影响和指导下进行安全化实践,通过建立意义体系建构安全内涵。^⑥

三、安全化视角下的对外政策话语分析:理论基础与方法探索

回顾安全化理论在政策分析领域的研究进展可以发现,在从“观念本位”出

① Lene Hansen and Ole Wæver,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allenge of the Nordic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47 ~ 89.

② Juha A. Vuori, "A Timely Prophet? The Doomsday Clock as a Visualization of Securitization Moves with a Global Referent Object," *Security Dialogue*, Vol. 41, No. 3, 2010, pp. 255 ~ 257.

③ Didier Bign, "When Two Become On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izations in Europe," in Morten Kelstrup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ower, Security and Commu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81.

④ Scott D. Watson, "'Framing' the Copenhagen School: Integrating the Literature on Threat Constructio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12, pp. 279 ~ 301.

⑤ Ole Wæver, "Aberystwyth, Paris, Copenhagen: The Europeaness of New 'School' of Security Theory in an American Field," in Arlene B. Tickner and David L. Blaney, eds., *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fferently*,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48 ~ 71.

⑥ 袁莎:《“巴黎学派”与批判安全研究的“实践转向”》,《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144页。

发理解安全问题缘起和安全政策内涵的过程中,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自身认识论和方法论脱节的问题,安全化理论在政策分析中始终无法为观念向实践的过渡和转化机制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逻辑,也无法回答“主体性”的安全观念究竟是如何演变为“主体间性”的安全行为互动的这一基本问题。这严重制约了理论的适用性和实际效用。^①事实上,不仅是安全政策,自建构主义及后实证主义的影响蔓延至政策分析领域以来,对观念与实践间关系的界定就已逐渐成为政策分析理论界的重大关切,相关学者也不断试图通过学科间的融合引入更多解释变量,建立起从决策者主观到客观实践间完整的政策阐释逻辑。^②其中,以制度话语研究(institu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为代表的国际关系话语理论和以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为代表的应用语言学话语理论为这一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动力源。^③

(一) 话语制度主义、政策话语分析与“观念—实践”的关系重构

话语制度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新制度主义的新兴流派,不仅关注现实政治生活中观念与话语的重要作用,更以动态的方式看待政策变迁。在其看来,政策的本质是“决策行为体为建构特定制度而塑造的、能够完整反映其观念体系的话语类群”。^④观念是话语的实质内容,话语是观念得以传递的互动过程,二者间存在天然联系。作为抽象概念的行为体主观意志虽然可以被感知,却不能被直接测度。“对于政治家来说,观念就如基本粒子和射线对于物理学家一样,只能感知到其在现实中的活动,却无法直接观测其本身。正因如此,我们只能通过观测观念的‘活动轨迹’,即其在现实中的表象——语言来研究它。”^⑤

政策行为体间的话语互动是特定政策获得合法性的根本途径,更是决策者

① Holger Stritzel, “Towards a Theory of Securitization: Copenhagen and Beyon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3, 2007, pp. 357 ~ 383.

② Hazel Smith, “Bad, Mad, Sad or Rational Actor? Why the ‘Securitization’ Paradigm Makes for Poor Policy Analysis of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3, 2000, pp. 593 ~ 617.

③ Francisco Panizza and Romina Miorelli, “Taking Discourse Seriously: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Theory,” *Political Studies*, Vol. 61, No. 2, 2012, pp. 301 ~ 318.

④ Giandomenico Majone, *Evidence, Argument and Persuas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

⑤ I. A. Richards,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 5.

观念向政策实践转化的桥梁。“无论是书面形式还是口头表达,通过话语进行论证都是一切政策过程的核心”,^①“如果不考虑语言及其背后的意义世界,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就很难真正理解政策问题的由来和人们的诉求”。因此政策分析不仅要探讨决策行为体是如何产生观念并使之合法化的,更要重视话语自身蕴含的互动性,探讨观念是如何通过话语得以呈现,行为体间又是如何通过话语互动交换观念并实现政策的连续或变迁。^②基于此,话语制度主义将政策话语定义为“将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框架导入特定方向的制度化的意义结构”,将政策话语互动描述为决策者向决策集团、利益相关方及广大政策受众传播、阐释和说服其观念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将观念制度化和规范化、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和明确奖惩机制的行为准则的过程。^③“通过话语,决策者得以将那些极富专业和科学色彩的术语同公众更易接受的叙说方式结合起来,让技术专家们对相关事例、甚至更糟糕的局面所作的解释产生引人注目的‘故事性效果’,从而促进社会成员在理解当前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考虑应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并使其适应该社会的深层价值观。”^④当主体观念通过话语逐渐传播开来并成为主体间观念共识后,不同的行为体会将其与自身利益进行比对衔接,进而内化整合进认知图示以规约行为,政策的规范化效应就此形成。^⑤

在具体政策分析中,话语制度主义主张将政策话语分为两个类别进行分析,即“协调性话语”(coordinative discourse)和“交往性话语”(communicative discourse)。^⑥这两类话语在一个完整政策过程中同时存在,却作用于不同对象。“协调性话语”由处于政策建构活动核心位置的个人和团体所叙述,他们参与政

①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p. 31.

② 李亚、尹旭、何鉴孜:《政策话语分析:如何成为一种方法论》,《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5期,第55页。

③ Carol Bacchi and Malin Ronnblom, “Feminist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 Poststructural Alternative,” *NORA: Nordic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Vol. 22, No. 3, 2014, pp. 170 ~ 186.

④ Vivien Schmidt and Matthew Wood, “Conceptualizing Throughput Legitimacy: Procedural Mechanisms of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Inclusiveness and Openness in EU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97, Issue. 4, 2019, pp. 1 ~ 13.

⑤ [美]维维恩·A.施密特著,马雪松、田玉麒译:《话语制度主义:观念与话语的解释力》,《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7期,第10~13页。

⑥ [美]B.盖伊·彼得斯著,王向民、段红伟译:《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129页。

策性话语和程式性话语的提出、论述及辩护,决策者及其决策集团中的成员通过协调彼此的话语活动寻求在特定的政策观念上达成共识。“交往性话语”发生在政治传播领域,由那些向公众表达政治观念并进行审议和正当化论证的个人与组织构成。对于特定受众来说,交往性话语的实施赋予其以不同身份、在不同场合参与政策建构并产生影响的机会。总体上,话语制度主义将政策建构视为自上而下的话语互动过程——政策精英产生观念并将其传达给公众,并根据公众的反馈不断调节、修正话语的内容和传播方式,直至最终形成多方共识。在此期间,协调性话语和交往性话语逐渐融汇为“主导话语”,将所有参与政策建构的行为体共享的策略性利益和规范性价值、以及能够说服大多数行为体接受特定行动必要性及恰当性的理由囊括其中。^①

(二) 政治修辞与对外政策:理论缘起与发展

通过引入观念和话语变量,话语制度主义得以在认识论层面探究政策过程中个体思维如何转化为集体行动,为政策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内生性视角并确立了政策分析中话语路径应遵循的基本原则。^② 相比之下,政治修辞理论立足于对现实政策过程的精准把握和源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技术手段,为政策分析带来了更有效和更具操作性的方法论创新。^③ 根据政治修辞理论,政策制定是对现实政治辩论的拟态,是不同观点间角逐合法性、利益协商与相互妥协的政治过程。^④ 针对同一客观情势,不同行为体会产生差异巨大的认知,进而生成不同观点。这些观点起初并无高下之分,但如果决策者希望其观点能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以政策形式付诸实践,就需要在同其他观点的竞争中建立有说服力的论证,驳斥其他观点的不足并体现自身观点的优越性,以获得受众的认可和行动授权。为此,决策者需要始终通过话语建立并维护其观点的合理合法性说辞。这

^① Vivien A. Schmidt,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rth 'New Institutionalism',"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 No. 1, 2010, pp. 1 ~ 25.

^② [美] 维维恩·施密特著, 马雪松译:《认真对待观念与话语:话语制度主义如何解释变迁》,《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71~72页。

^③ Krista De Castella, Craig Megarty and Luke Musgrove, "Fear Appeals in Political Rhetoric about Terrorism: An Analysis of Speeches by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Howard,"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0, No. 1, 2009, pp. 1 ~ 26.

^④ Christopher Hill,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Bertrand Badie, Dirk Berg-Schlosser and Leonardo Morlino,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1, pp. 917 ~ 928.

种战略性使用话语的政策建构行为就是政治修辞(political rhetoric)。^①

以英国学者艾伦·芬莱森为代表的“修辞与政治学研究团体”确立的“修辞性政治分析”吸收了政治修辞理论在政策过程分析中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加以系统化,形成了简明且操作性强的分析框架——“修辞性政治分析”模式。该模式已经成为目前学界接受度最高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一,其价值和实践意义也因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而得到广泛认可。^② 修辞性政治分析明确地将对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分为修辞情景、争论建构与实质论证分析三个阶段。

在修辞情景分析阶段,研究者确定研究议题、限定具体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通常情况下,对特定政策的政治修辞研究将研究范围限定于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这意味着所有与该政策制定相关的文本都将被作为研究的语料。对话料的搜集尽量保证其原始性和客观性,并将其还原到话语发生的最初情景,即“修辞情境”(rhetorical situation)中。修辞情景是政治修辞得以应用的基本环境,这一环境决定了行为体与政治受众间的身份关系,也限定了使用政治修辞的方法和内容。^③

在争论建构分析阶段,研究者通过对搜集筛选的语料进行深度内容分析,着重从四个关键点来把握政治行为体是如何认知客观情境,并通过政治修辞将客观情境转化为其所需要的政治情势,进而使其政治观点得以确立并引入政策争论过程之中。第一,对事实揣测(factual conjecture)的分析。研究者需要通过对话料的深入解读,来回答“行为体所认为的情势(state of affairs)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第二,对命名(naming)与框定(framing)的分析。研究者需要考察行为体如何对其观点进行标签化(label)的命名。标签化本身也是行为体所采用的政治

① 政治修辞在政策分析中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治修辞主要描述政策过程中决策者使用话语所遵循的战略路径和规划原则;狭义上的政治修辞主要指在建立政策合法性过程中,决策者为争取受众支持而展开话语宣传的过程中采取的具体话语修辞手段,同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大体重合。有关政治修辞的定义,参见 Alan Finlayson and Elizabeth Frazer, “Fictions of Sovereignty: Shakespeare, Theatr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ule,”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64, No. 2, 2011, pp. 233 ~ 247; Alan Finlayson,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Ideas and Rhetoric,”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33, No. 4, 2004, pp. 528 ~ 549。

② Gareth Price-Thomas and Nick Turnbull, “Thickening Rhetorical Political Analysis with a Theory of Distance: Negotiating the Greek Episode of the Eurozone Crisis,” *Political Studies*, Vol. 66, No. 1, 2018, pp. 209 ~ 225.

③ Nick Turnbull, “Political Rhetoric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ontext: A New Theory of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the Rhetorical and the Political,”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Vol. 14, No. 2, 2017, pp. 115 ~ 131.

修辞手段,目的在于使复杂的观点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得到具象化的表达,使之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同时,行为体通过对观点的命名也框定了随后的叙述范围。第三,对观点本质的评估(assessment of the nature)。研究者不仅要分析行为体如何对自身观点进行界定,还要分析其他不同的反应——行为体的观点在这一阶段还并未成为主导观点,没有经过协商讨论而获得合法性。而正是由于不同观点的存在,行为体才需要在接下来的争论过程中通过政治修辞进行劝说。第四,争论建构分析。在对各方观点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探究“这一观点是否足以形成争论?如果是,争论的焦点在哪些方面?”事实上,这同样是行为体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只有明确了争论的焦点,才能在面对质疑时有充分的准备,进而展开更有针对性的说服,争取对其观点的合法性授权。

实质论证阶段的分析是整个修辞性政治分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当行为体成功地以其观点引发了相应的政策争论,就需要立即组织叙述来展开针对性的说服。这一阶段也是政治修辞应用最全面和最系统的阶段。研究者主要通过五个角度来考察行为体构建其政治观点合理性叙述的行动脉络。第一,行为体是如何组织叙述,将其当前的政策观点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对接,并使之成为国家宏观政策合理和自然的组成部分。^①第二,行为体叙述中如何通过诸如隐喻、链接、政治口号、互文性叙述、叙述内容剪切拼接和叙述顺序重组等具体的修辞手段来描述和定义当前事态。第三,行为体如何从三个角度——领导者的性格、气质和精神因素(ethos)、主观情感因素(pathos)和决策理性因素(logos)展开具体劝说来唤起政治受众群体的共鸣。第四,对行为体采取劝说性叙述体裁的分析。这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协商性(deliberative)劝说、法理性(forensic)劝说和单纯强调文辞优美的修辞性(epideictic)劝说。第五,在劝说的基础上,行为体如何表明其政策观点,并将这些政策观点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使其与国家长期秉持的价值观相符合。^②

^① Alan Finlayson, "From Beliefs to Arguments: Interpretive Methodology and Rhetorical Political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4, 2007, p. 555.

^② Susan Condor, Cristian Tileaga and Michael Billg, "Political Rhetoric,"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and Jack S. Lev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三) 政治修辞、安全化与对外政策的话语建构:一种分析框架

政治修辞分析主张在政策话语分析中不过分关注词汇、句子和语篇层面的微观话语,而是从整体上把握决策者在政策活动中的话语行为的意图、方式、策略和影响。结合安全化理论在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基本观点,政治修辞理论进一步将政策制定过程界定为一个由决策者主导,分为情境建构、利益动员、责任推定和行动规划四个阶段的连贯话语过程。决策者针对特定政治情势做出判断,通过战略性使用其所掌握的话语资源营造语境、引发关注并形成政治话题。然后,决策者依据自己的观点,提出并描述当前情势下面临的问题,进而将这一问题纳入常态化运作的政治轨道,使其进入政治商讨议程并逐渐成为政治争论的核心。在争论中,决策者不断通过特定话语解释并强化其政治观点的合理合法性,以规劝引导其他行为体接受并认同其观点。当其观点成为特定领域的排他性观点后,决策者将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形成协调一致的政策输出。^①

具体到安全政策中,在情境建构阶段,决策者首先提出国家的总体安全观,明确区分安全与非安全状态,解释安全问题的界限、判定依据和基本标准。在综合考量多种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决策者结合主观认知背景对客观情势进行筛选和框定,将特定问题纳入安全政策框架进行威胁识别(threat identification)。^② 能够被决策者关注到的潜在威胁并非只包含传统安全威胁,还包含原本关注度不高且通常情况下容易被忽视的潜在威胁,以及在决策者主观认知和偏好影响下被强制认定为“威胁”的常态政治议题。为在短时间内引发关注、激发有关各方对事态严重性的认知和利于将特定事态引入政治议程,决策者将综合采取诸如隐喻(Metaphor)、政治口号(Slogan)、幽默(Humor)、文辞与敬语(Politeness/Hon-

^① Shane O' Neill, "Justice in Ethnically Diverse Societies: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Alienation," *Ethnicities*, Vol. 3, No. 3, 2003, pp. 369 ~ 392.

^② John T. Jost, "Ideological Asymmetries and the Essence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8, No. 2, 2017, pp. 167 ~ 208.

orifics)和谚语(Proverb)等多种政治修辞手段渲染乃至夸大对威胁情境的描绘,^①甚至不惜以牺牲事态真实性为代价。决策者根据政策需要对事实进行有选择的“剪辑”,着重某些部分的叙述,简化甚至省略与其认知不符或者无益于其情节设定的内容,再将零散的片段拼接成为具有鲜明主观色彩的“现实图景”和“证据链条”。正如维维恩·施密特指出的,构造现实情境对政策的成败至关重要。“成功的政策情景话语不必是真实的,但一定是自洽连贯的,甚至可以是经过巧妙处理和满口谎言的——政治决策者为了掩盖其真实做法而营造的‘于己有利的倾诉’无非是为了攫取支配地位或获取更多的权力。”^②

完成情境建构后,决策者可以将特定威胁纳入政策商讨议程。为使其关注度进一步提升,并在其他同类型事项中拥有更大的说服力和竞争力,决策者通常会考虑从利益分析的角度对威胁的紧迫性进行深度包装和利益动员(interest mobilization)。决策者依据已经确立的总体安全观详细阐释安全利益,划定利益范围,明确可能发生的利益侵害及其形式,并尽可能多地将政策受众的利益关切纳入其中,形成观念层面的“利益共同体”。^③在此基础上,通过“链接”(linkage)的政治修辞手段,在已识别威胁和利益共同体切身利益间建立起具有明显因果逻辑的话语,^④力图通过对潜在利益冲突及其影响的持续强化,加深受众对威胁的

① 有关上述多种具体政治修辞手段的定义及应用,参见 Alan Finlayson and James Martin, “‘It Ain’t What You Say …’: British Political Studies and the Analysis of Speech and Rhetoric,” *British Politics*, Vol. 3, 2008, pp. 445 ~ 464; Federica Ferrari, “Metaphor at Work in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vestigating a ‘Preventive War’ Persuasion Strategy,” *Discourse and Society*, Vol. 18, No. 5, 2007, pp. 603 ~ 625; John M. Kephart III and Stephen F. Raffery, “‘Yes We Can’: Rhizomic Rhetorical Agency in Hyper-modern Campaign Ecologies,” *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 Vol. 46, No. 1, 2009, pp. 6 ~ 20; David M. Timmerman, Grant F. Gussman and Daniel King, “Humor, Race, and Rhetoric: ‘A Liberating Sabotage of the Past’s Hold on the Present’,” *Rhetoric Review*, Vol. 31, No. 2, 2012, pp. 169 ~ 187; Janet S. Shibamoto-Smith, “Honorifics, ‘Politeness,’ and Power in Japanese Political Debate,”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43, No. 15, 2011, pp. 3707 ~ 3719。

② [美]维维恩·A. 施密特著,马雪松、田玉麒译:《话语制度主义:观念与话语的解释力》,《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7期,第14~15页。

③ Matthew C. Nowlin, “Policy Change, Policy Feedback, and Interest Mob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aste Management,” *The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Vol. 33, No. 1, 2016, pp. 51 ~ 62.

④ 链接是指政治行为体运用政治话语突出体现其观点与特定政治受众价值取向的契合性,是政治行为体争取政治支持过程中采取的常用政治修辞手段之一。有关链接的定义与应用,参见 Herbert Kitschelt and Daniel M. Kessler,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ocratic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Parties’ Linkage Strateg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6, No. 11, 2012, pp. 453 ~ 484。

直观感受和负面认知,调动其响应甚至自发推动威胁应对行动的积极性。

此后,决策者将启动责任推定(accountability presumption),以对特定政策对象“他者化”为核心展开危机溯源和回应受众关切,回答“谁应对当前的安全事态负责?谁对我们的利益构成威胁?”等核心问题。^①在问责“他者”的过程中,决策者基于“我一他”二元对立的身份设定,以对比(comparison)和类比(analogy)为主要修辞手段推进双线叙事。这一方面突出他者对己方利益的侵害,另一方面构建“受害者叙事”,突出己方在利益冲突中的损失。为突出“我们感”的共有身份认同和强化“我一他”身份对立,决策者必须找到与受众在观念上的共同点作为叙事基础。这些共同点可以是相同的传统、身份或经验,也可以是共享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甚至是共同经历的事件或相似的困境遭遇。^②通过互文(intertextuality)和引用(quotation)等旨在印证并加强其观点权威性的政治修辞手段,决策者得以唤起受众共鸣,拉近彼此距离,引导受众意识到立即采取非常态措施应对紧迫威胁的必要性,为最终提出行动框架和获得合法性授权奠定基础。^③

当围绕特定议题的争论已经进入高潮且不同观点间的对立变得更加尖锐时,决策者便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展开深度劝说,如对话语议程优化调整,依据特定议题关联度和议程优先级改变叙述顺序,并采取多元化的话语风格、叙述体裁和传播模式,以实现劝说效用最大化。^④此外,面对竞争性观点不断提出的解构性话语与质疑,决策者还须借助现有法理和规范增强自身观点的合法性,强调自身观点与现行对外政策的契合性关联,并指出其他观点在行为逻辑

① David Crowther and Linne Lauesen, *Accounta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6, pp. 37 ~ 89.

② Irene G. Madina, Galo Bilbao and Angela Bermudez, “Recognizing Victims of Political Violence: Basque Literary Narratives as an Ethical Tool,”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43, No. 6, 2020, pp. 548 ~ 564; Hassan Musavi Shargi, “Body as Weapon: The Archaeology of a War Victim’s Narra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Archaeology*, Vol. 14, No. 1, 2019, pp. 37 ~ 40.

③ Judi Atkins and Alan Finlayson, “‘As Shakespeare so Memorably Said...’: Quotation, Rhetoric,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s,” *Political Studies*, Vol. 64, No. 1, 2014, pp. 164 ~ 181; Frank J. D’Angelo, “The Rhetoric of Intertextuality,” *Rhetoric Review*, Vol. 29, No. 1, 2010, pp. 31 ~ 47.

④ Tim Kurz, Martha Augoustinos and Shona Crabb, “Contes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Maintaining ‘Our Lifestyle’: A Discurs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Rhetoric around Climate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49, No. 3, 2010, p. 604.

和政策適切性等方面的缺陷,驳斥其对自身观点地位的挑战。当自身观点处于主导地位后,决策者会适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形成完整的政策框架。

从政治修辞理论看,安全政策的建构是动态演进的,上述四个话语阶段仅是对一个完整政策话语循环的一种切片式展示,并不能完全反映这一多轮复杂循环过程的全貌。这一话语流程虽令决策者的观念得以最终转化为特定政策并付诸实践,却不能确保政策可以就此延续并始终遵循决策者的预期和意愿。事实上,客观条件的局限、政策中的突发情况以及反对势力的持续话语攻击会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对政策的施行形成阻碍。^①因此,决策者必须时刻关注政策演进动向,在出现话语危机时通过运用特定政治修辞手段维护政策话语体系,巩固政策的连贯性与合法性基础,避免既有话语逻辑和叙事框架遭到解构。另一方面,作为政策的核心推动者,决策者虽然拥有对政策走向的主动操纵权,却仍须考虑因政策未达预期而可能产生的“观众成本”。^②这既可能是安全化不足而导致的潜在威胁升级,或安全化过度造成的战略资源浪费,也可能是政策效果与受众预期差距过大而形成的负面舆论压力。无论对安全化的质疑缘何而起,由于关乎政策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观众成本的升高都将令政策受众对决策者行动能力和公信力产生信任危机,甚至会直接危及决策者的决策地位,因而决策者必须采取措施及时应对。^③

当现行政策无法实现既定安全目标,安全化进程面临调整、终止甚至逆转之际,如何顺利实现政策转圜?决策者又如何通过话语建构实现前后政策合法性

① Daniel A. Mazmanian, John Jurewitz and Hal T. Nelson, "The Paradox of 'Acting Globally While Thinking Locally': Discordance i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olicy,"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Vol. 22, No. 2, 2013, pp. 186 ~ 206.

② 观众成本是政治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对外政策中,观众成本主要指决策者在政策制定中考量的受众因素。特定政策的实施被受众视为决策者的一种政治承诺。当政策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时,决策者将承担受众对其实施的相应惩罚。这种惩罚带来的损失即是决策者推进特定政策的观众成本。有关观众成本的定义和在现实政策分析中的应用,参见 Joshua D. Kertzer and Ryan Brutger, "Decomposing Audience Costs: Bringing the Audience Back into Audience Cost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0, No. 1, 2015, pp. 234 ~ 249; Jessica L. Weeks, "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 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2, No. 1, 2008, pp. 35 ~ 64。

③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Public Opinion, Presidential Rhetoric,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Audience Costs in U. S. Foreign Policy Cris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5, 2004, pp. 603 ~ 631.

的平稳过渡?在这一方面,去安全化的重要作用得以凸显。区别于既往研究,政治修辞理论认为去安全化是决策者实现安全政策调整的关键手段。去安全化并不是安全化简单的反向推进,二者在政策中的触发、延续、终止甚至交叉实践都始终服务于决策者在特定认知情境下的主观决策行为。基于此,政治修辞理论从决策者安全动机出发,将安全政策的发展划分为安全化升级、安全化降级、完全去安全化以及安全化与去安全化协同四种基本趋向。^①安全化升级是决策者为应对安全化不足而在原有安全化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话语建构的强度和频率,并结合新的举证和论证方式渲染威胁、拓展危机规模和利益侵害程度,进而提出更为激进的危机应对策略。当前一轮的安全化并未完全实现目标但威胁程度已事实降低,决策者将主动调低威胁感知,以更集约的方式推进新一轮的安全化直至最终目标实现,即推动安全化降级。当威胁被完全清除且安全目标已经实现,不再需要超常规手段和大规模资源投送,决策者将提出新的情境描述、调整安全议程并宣布终止安全化进程,相关议题回归常态政治轨道,即实现完全去安全化。^②

相比之下,安全化与去安全化协同作用的政策场景更加复杂。鉴于对外政策中的安全指涉多为国家行为体,而国家身份又往往存在多重面向,国家间关系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决策者在推进安全政策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还须精准把握安全化的程度、范围和方式,将安全化外溢效应对自身多元利益分布的影响降至最低。从这一基本诉求出发,决策者通过类型化(typological)方法将同一政策对象的不同性质剥离,^③以安全化

^① Timothy James Potenz, "Marching Drums: An Enhanced Framework for Identifications and Securitizations," *Polity*, Vol. 51, No. 2, 2019, pp. 395 ~ 416.

^② Michael C. Williams, Ulrik Pram Gad and Karen Lund Petersen, "Securitization and the Liberalism of Fear," *Security Dialogue*, Vol. 42, No. 4/5, 2011, pp. 453 ~ 463.

^③ 类型化方法源于类型学,是指在同种现象中依照具体类别的不同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归类方法体系,类型化方法将事物的不同属性划分为多种类型,类型的各成分通过假设的各个特别属性得到识别,这些属性之间相互排斥而集合起来却又包罗无遗。类型学方法的运用极为广泛,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众多学科。有关类型学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参见 Tim Flink and Ulrich Schreiterer, "Science Diplomacy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 & T Poli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Toward a Typology of National Approaches,"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 37, No. 9, 2010, pp. 665 ~ 677; Timothy J. Lynch, "Obama and the Third Bush Term: Towards a Typology of Obama Stud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8, No. 5, 2012, pp. 1101 ~ 1111; John MacMillan, "After Interventionism: A Typology of United States Strategies,"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 30, No. 3, 2019, pp. 576 ~ 601.

和去安全化两种平行视角实施话语建构。在情境建构中,决策者将致力于建立一种更加审慎的安全观,引导受众和政策相关方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识别威胁,强调“过分低估或过度夸大威胁程度都将令自身利益蒙受损失,因而只能对特定对象实施有限度的安全化”。^①为此,决策者一方面推进安全情境的构造,渲染威胁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则将安全对象的非威胁特征凸显出来,并据此展开利益动员。威胁情境被延伸为潜在利益冲突的情景模拟,而非威胁特征则被描绘为我方与安全政策目标间在其他领域可能存在的利益交汇。在此基础上,安全政策目标的身份被“部分他者化”,决策者在可能威胁自身利益的层面视其为“他者”。但在其他层面却试图与其构建一种“共有身份”认同。这种复杂的身份关系也直接决定了决策者提出的行动框架将不仅包含未来对潜在威胁的应对措施,还包含了在特定领域同安全政策对象开展合作的可能。

四、结 语

在安全化理论看来,话语反映认知,认知塑造身份,身份指导政策实践。安全化的本质是突出被界定安全之物重要性、特殊性或例外性的言语行为,而去安全化则是对原本存在一定安全特征或曾被赋予特定安全意义之物进行重新定义,以淡化甚至完全消除特定行为体因其产生的威胁感知。在此过程中,话语发挥了沟通抽象观念和具象实践的重要作用。尽管决策者主观认知在对外政策的形成中始终占据主导,但以何种方式阐释其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宣示其主观意志、又以何种手段进行传播都对决策主体的决策能力形成考验。^②在现实的政策实践中,话语战略的適切性和有效性往往对政策效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对身份概念的解读,还是对情势的界定,亦或是对具体行动的意义及其合法性提供的说辞都会对政策的推进方向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外政策的建构是

^① Helena Carrapico, “Analysing the European Union’s Response to Organized Crime through Different Securitization Lenses,” *European Security*, Vol. 23, No. 4, 2014, pp. 601 ~ 617.

^② Martin Müller, “Reconsidering the Concept of Discourse for the Field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Towards Discourse as Language and Practic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3, 2008, pp. 322 ~ 338.

决策者同受众群体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话语互动是这种博弈的基本形式。“对外政策的言辞充满不确定性,国家行为体通过特定话语释放善意或敌意,表达决心或实施威慑,在不断的理解与反驳、挑战与妥协中,政策的意义得以最终确定。”^①

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是对外政策话语建构中的关键手段。尽管“安全”并非对外政策中的唯一议题,但在对外交往中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决策者制定对外政策时的核心考量,安全化的思维模式贯穿着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的始终。^②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加,传统安全问题的演变呈现多元化趋势,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全球性风险挑战与日俱增。重新评估并完善安全化理论在安全价值判定、安全政策建构与安全治理实践等方面的功能和角色具有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在自身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既需要合理运用安全化和去安全化战略,针对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进行态势评估和政策制定,还需要持续关注国际安全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最新动向,结合对安全化理论的深刻把握,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发展利益和国际形象。

^① Timur Dadabaev, “Discourse of Rivalry or Rivalry of Discourses: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Framing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3, No. 1, 2020, pp. 61 ~ 70.

^② Gamze Tanil,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Fusion Perspective: A Theory for Europeanizatio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5, No. 4, 2014, pp. 483 ~ 499.